

嘉定侯開國鳳阿集第一本

文2829541
35

21



侯鳳阿先生初名榮明清之際嘉定侯氏多以氣節文學著先生康熙初考授州判不就嘗親炙陸清獻陸元輔之門故清獻遺書先生編次又訂元輔詩文集其文冲和峻潔詩雄深朴老時有嘒八子先生其一也所著有鳳阿山房詩集六卷春帆草一卷樂山文集十卷

嘉定縣人物志參藝文志

鳳阿集

嘉定侯開國大年著

目錄

序

引

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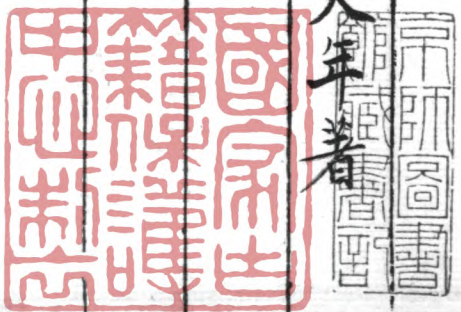
說

書後

題跋

頌

尺牘



傳

行狀

墓表

墓碣

鳳阿集

三魚堂文集序

平湖陸稼書先生以名進士西為邑令入拜御史其正學清德惠政嘉謨浹洽於人心流傳於士口稱之為醇儒為循吏為直臣至有目之為聖人者衆喙一辭無間然既沒而論益定名益起所評定四子大全纂輯困勉錄二書風行天下莫不家絃戶誦中心悅而誠服之求其著述遺文者益踵於門而接於市也於是先生之族祖蒿菴令子直方門人席漢翼漢廷輩網羅散佚鈔葺成書凡十八卷顏之曰三魚堂集屬開國序之以授梓人於乎開國烏足以序先生之文而先生豈僅欲以文

章自鳴者哉先生束髮受書即有志於聖賢事業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精思樂玩擇善固執益積有年所而學始大成處而飭躬砥行出而致君澤民發於言而見於行者無之而非道也先生嘗自言堯舜而後羣聖輩出集羣聖之大成者孔子也秦漢以來諸儒輩出集諸儒之大成者朱子也是朱子之學即孔子之學舍是而他求當絕其道勿使並進故凡別立宗旨創立新說陽奉而陰違名同而實異者不憚反復極論而歸於至是即有鑒其流弊而終未脫其範圍者亦必審其是非晰其同異於毫芒疑似之間不少假借集中諸體略備一則曰孔孟再則曰程朱扶正學屏異說言之亶

亶誨之諄諄豈好辨哉不得已也教人必遵朱子小學讀書必依程氏日程其臨政也崇節儉敦教化務休養而帥之以清廉其建言也陳民隱厲官方扶名教而將之以忠蓋不敢隨聲附和以合時局卒之直道不容進而旋退位不過七品年不及中壽有兼善天下之志而未竟厥施有匡濟斯民之心而不究其用徒使後之學者撫遺編而追曩事美牆如見咳吐空傳而不禁為之三嘆也先生一生造詣務在躬行實踐守下學上達之旨為慎獨存誠之學作為文章炳炳烺烺不屑規撫形肖而意到筆隨直抒所見務在敦倫彰教引人優入聖域有德者必有言直可追配濂洛關閩以上續洙泗之

緒無疑矣開國習聞先生之教幾三十年且同事安定
氏命子銓執經請業咸得朝夕親承其緒論欲步趨仿
彿其萬一而猝未能至焉茲幸參校訂之次反覆玩味
竊取其意為述之如右於乎先生往矣其道不獲大顯
於生前其書行將盛行於身後開國得以樂觀厥成附
名簡末其為榮耀也多矣

陸稼書先生手訂四書大全序 代

孔子脩明六經述而不作其微言精義見於論語一書
皆闡揚六經之旨以發明二帝三王之道也曾子之大
學子思之中庸孟子之七篇又傳述孔子之道以發明
帝王之道也紫陽朱子之集註章句或問諸書又折衷
伊洛之旨以發明孔孟之道也明既尊崇其書定為取
士之制命采諸儒之說萃為大全又推廣朱子之言以
發明孔孟之道也自明以至於

本朝

家有其書人習其業聖賢之道燦然如日月之經天江河
之行地行之天下而一揆垂之萬世而無弊聖人復起
弗能易矣惟是習之既久視為應舉干祿之書平居終

日思維其言精求其理著而為文以求遇合而驗之身心踐履之間其能悉合者或鮮矣高者溺於虛無卑者馳於功利或閱覽博物既索隱而鉤竒或著書脩辭亦齊末而忘本象山陽明之說盛行而濂洛關閩之教不著學術之純駁即世道之所以汚隆也豈細故哉吾師當湖先生今之朱子也自束髮受書即以斯道為己任以為欲開聖道正人心惟近取四子之書人人所講習者而用力焉則莫大矣乃一準朱子讀書法每讀一句必反覆玩味俟其貫通然後及於下句蓋用力六年而始卒業復采明儒之說附益之遵格致擇善之旨廣涉旁搜合者采之不合者刪之旁行夾注識以歲月

蓋自通籍以後易筮以前折衷考訂未嘗一日廢也於戲先生一生精力盡在此書處而教行於鄉生徒矜式焉出而道行於國黎民順則焉為廉吏為純儒為直臣先生以一人兼之此皆讀四子書學朱子之明效也竊謂當代尊道學之統宗朱子而闢王氏者不乏其人求其真知篤信實踐躬行表裡如一而終始弗渝者則舍先生其奚屬哉迄今沒已數年

聖天

子聞而思之賢公卿敬而慕之四方之士仰止景行恨當世未識其人而訪求其遺書者益眾其兄弟受業有年講習之時竊聞之先生曰吾輩今日學問只是遵朱子朱子之意即聖人之意苟非朱子之意即非聖人之

意但取其成說而心會之身體之患不行不患不明故於是編熟玩精思辨真晰偽於毫芒疑似之間深恐後人之岐趨而誤學也既詳加較定捐貲壽梓所冀世之君子讀是書者即帖括習玩之中深求聖賢之道以陶冶人心維持世教斯不負先生纂輯之意也夫

陸稼書先生手訂四書大全序 二代

三魚堂四書大全若干卷吾師子陸子所手定也又採蒙引存疑淺說達說附於其間而萬曆以後諸家之說則別為一編名困勉錄於是大全之面目益新考亭之宗旨益著不僅士子舉業之資誠為聖學入門之道也今年春授梓既成為較閱一遍而太息吾師淑世衛道之心設施未竟微言大義僅託之遺書以傳也猶憶某年始數歲家嚴延吾師至琴川書屋適當嘉定罷官時晨興就塾見吾師端坐臯比德容道貌儼然一儒生以是書置案頭句讀指畫必詳且盡不以蒙穉而誨之或畧也未幾吾師以博學鴻儒薦予兄弟亦侍家嚴入都

相聚經歲行篋所携惟是書而已既丁外艱歸不二年
某輩亦從家嚴南旋則吾師復來琴川時某方學為文
吾師講解加詳言必稱孔子論必本程朱力排陽儒陰
釋改頭換面之非輒請是書覆證之得稍稍窺其藩籬
識其徑路不為異說岐趨所惑矣既而家嚴赴補虞衡
吾師亦起官靈壽某負笈從學者數月吾師諄諄訓迪
又不以簿書之繁而少弛焉朔望必至學宮召諸生講
肄退而筆之於書以示某輩今所傳松陽講義皆權輿
於是書以獨抒所見者也未幾辭師省覲家嚴旋亦請
養歸里分北者久之然書問弗絕其所諄諄告誡者不
出數年來函丈晨夕之語且授以小學近思錄及程氏

日程諸編以為學者必從此入即其言引而歸之身心
勿使書自書我自我則舉業無非聖學矣余小子每服
膺心識不敢失墜間六年吾師從臺中解組家嚴復尋
舊約壬申春延吾師於曹溪別業某兄弟偕侯子秉衡
復得請業焉數學相長尤得師友切磋之樂每日講書
三四章反覆問難退而奉是編讀之輒用別本遵式標
識益嘆吾師用力之久採取之當思之慎而辨之明也
自春迄冬講論語學庸甫畢方期來歲卒業孟子之書
次及五經性理大儒語錄而天不憖遺溘焉長逝某心
喪之中追惟吾師一生大節學問文章一以紫陽為歸
而用舍行藏亦最相似蓋其志在明道力闢異端及陽

是而實違大同而微異者既見之語言文字之間而持身行已存誠主敬內而脩身齊家外而致君澤民擇善固執而篤行之故雖博極羣書而必以是編為標準也於戲哲人既萎斯文尚在若不亟為表章以公諸同志是有負師傳并有負於聖教矣因謀之嗣君直方請是編以歸與秉衡及伯氏漢翼重加校訂授諸書林若整齊編次則吾師之族祖嵩菴翁猶子用中同門趙子魚裳旂公之力為多所願是書大行四方之士景行其人而服習其言耳目專一趨向無岐學術正邪說息而風俗自淳不尤為世道人心之大幸也哉

詒翼堂集序 代

詒翼堂集者嘉定金氏一家之詩文也詩一卷為孝廉豫石公作文三卷為都事子魚公作合其孫若曾孫之詩而五世之家集始備蓋金氏素為邑著姓自孝廉都事而公先後雋賢書當有明中葉一邑人文于斯為盛屈指數十年來之賢者則有若徐宗伯侯大叅龔方伯殷職方張大叅歸司寇侯太常諸鉅公以政事風節顯於朝又有若唐處士叔達婁貢士子柔李孝廉長蘅程布衣孟陽徐文學女廉諸先生以學行文章著於野孝廉都事而公父子濟美奮起頡頏於其間相與維持名教揚抗風雅而一本於讀書敦行則古稱先今且甲子

再周流風餘韻猶未有艾大抵皆諸公之教澤也虞山
錢宗伯每謂得古學之傳於練川之老師宿儒者其謂
是歟孝廉公既負才中折都事公起而續述之年躋大
耄然亦數困公車退而嗜無言之旨以孝友廉讓訓率
鄉黨里閭間平居手不釋卷間有纂述都不自珍惜蓋
欲以功業讓之徐侯諸公以文章讓之唐婁諸老而躬
行實踐不居其名一時之慕之者如鴻儀鳳德可企而
不可即也後世之仰之者如太山北斗可望而不可及
也迨遭兵火而世之遺稿盡失公之曾孫渭師訪求數
歲久而得之殘編斷簡蓋十不存其一二矣乃手加較
錄謀壽之棗梨而屬予為之序余生也晚不能周知先

世故事竊念孝廉公與先文肅同舉於鄉實為先太史
之外父先君太常服膺舅家及其鄉先生之緒言於以
繩武克家承先啓後者源遠流長根深末茂余小子敢
忘其所自乎今也猶得重奉遺編迴環莊誦而益嘆有
德者之必有言也如是謹識數語歸之且道嚳邑文獻
別於他邑尤為東吳風尚之所係豈僅一家之私乘已
哉爾宗先生詩三卷懷節詩二卷南美詩一卷既已前
刻例得附後其詳具載錢公牧齋序中故不復贅云

時用咸先生集序

嘉定時用咸先生余之中表大父行也以德行文學為里中祭酒者垂四十年讀書等身著述盈笥以開國為可與言也輒引而進之游讌過從為最數久而盡出其著述命之叅訂彙為一集凡若干卷於乎余生也晚幼而失學烏足以窺先生學問之萬一顧以長者屢命不敢固辭乃謹述先生之生平而為之序曰先生為光祿汝健公之文孫太學聖昭公之仲子婦翁申比部雜志先生則相國文定公冢孫也先生幼而英敏年舞象補博士弟子垂髫著襴衫騎白馬綵旂鼓吹導從以入泮宮黃公貞文喜而贈之以詩邑人至今傳為佳話始龔

申姓而貞文尚未改名貞文具草與先生合詞請諸學使一復姓一改名貞文即聯捷去先生年未弱冠也既遭兵燹家貲盡失先生侍母隱於鄉事少定析爨別居而家益中落先生不問生產惟孳孳以汲古讀書為務夫人貴而能勤以女紅針繡佐膏火屢試南省得而復失既以逋緝之役掛誤閑居盡發經史百家之言次第披讀沉潛訓義不更措意於功名矣孝奉慈幃友于兄弟教其令嗣期五孝廉星為又申秀才夙興夜寐日邁月征家庭授受笑語進退無之而非學也一時少俊多從之游亦皆知名於時而先生學已大成矣課誦之暇著四子集義倣王伯厚紺珠黃東發日抄諸編采錄經

史百家稗乘小說不下數十萬言詩則溫厚和平文則昌明簡要臨池運腕如飛得鍾王遺法不逐時好人有求乞怡然應之不少靳慎獨持身無漸衾影強仕喪耦不更娶且一屏左右風懷之好與人交謙謙抑抑不論賢否少長人人得至其前而樂與親炙方之明道之春風和氣堯夫之無名安樂其庶幾歟性好客肴饌精腆勸酬歡暢尊傾燭跋必得其意所欲而去人有邀之必先赴對酒清言或隸故事或射庾詞必窮極隱僻有弗解者亦姑聽之毋苛罰余輩侍側酒酣耳熱或至趨程號呶先生徃徃以溫克劑之退而未嘗不自覺其形神之慵也茲因先生之文以及先生之行以告吾黨俾知

有德者之必有言也如此竊惟吾吳為東南文獻之地
自漢唐宋明以來鉅公魁士接跡比肩至成宏中葉極
盛而屢變獨吾邑之老師宿儒恪遵潛溪稽岳之緒言
王吳文沈之遺則不為慶陽信陽濟南竟陵所搖惑亦
以安亭畏壘近在鄰境四先生力為傳述而先文節黃
貞文逮先君昆仲菊隱陸師復起而繼之練祁一隅墨
守益固益俯仰數十年中流風餘韻綿綿延延寔以微
薄然四方諸老先生沿流導源猶以吾邑之詩文得古
學之正者良有以夫先生游文節之門且與貞文兄弟
相師友出其向所講貫而服習者著而為言文從字順
各識其職一掃裨販剽賊綴拾塗澤之陋習韓子所云
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暄仁義之人其言藹
如也先生年躋八旬而精明強固視聽不衰更從今日
以歷期頤益取胸中之博識而約守者金聲而玉振之
繼前言往行以傳之其人淑艾後學明允之於軼轍茂
叔之於二程勿謂古今人不相及也謹序

廬山紀游詩序

廬山介吳楚之交固南方之巨鎮也而周官職方氏不列山鎮何與孔氏虞書正義亦本周禮以為之說禹貢導南條江漢之山至於敷淺原或云即今廬阜蔡傳所指小而庠者乃其支隴蓋其山雖大且高而中間原田橫亘人民奠居故有此名然與否與又唐廬潘曰山因廬江得名周時匡俗居此世名廬君是俗因山為號不因廬君而名山也審矣而惠遠作記乃謂俗結廬山上因名山曰廬何與夫廬山之名既不見於經而唐宋諸儒亦莫能確指敷淺原之必為廬山豈山靈清淑之氣不欲自顯其名與三公諸侯禮秩爭隆而獨與神仙達

士翱翔於方之外者與歷數詩家之杰若淵明若太白若樂天東坡或居或仕或遊徃徃託之詠歌少者一二言多者不過數篇而已豈尚留未盡於語言文字之外者將以俟後之人與昆陵吳子道賢意氣磊落才情雄放拂衣蠟屐輒有縱游五嶽之想其於茲山也一過再過能躬攬林泉丘壑之奇紀游之詩多至百首夫游名山詩不易作而五言古詩尤不易作君能既富且工如此亦其性情之所感召殆為山靈之所默助者與余讀之輒為浮白以當卧遊恍惚置身七賢五老之間快哉斯遊乎君之人與詩自此遠矣

虎邱竹枝詞序

猶憶癸酉之春孫兄松坪歸自吳趨手持一扇有虎邱竹枝詞數首余亟取觀之賞其體裁音節合度使事微物曲肖一時游冶之態而微寓諷諭於其間為吟咀擊節不釋手松坪因言此虞山顧子辛峰作也少負俊才為名諸生寓於白堤之後邨不交一人不涉一事讀書之暇出步山塘一帶獨徃獨來有所觸發輒寓諸樂府旗亭傳誦即被之管絃而辛峰若有不屑其高情逸致蓋如此因編入所采貽綺集中酒酣一歌之輒嘆未得與斯人一把臂也今春三月謁言子阡登極目亭而還僂憇於風和館見一叟白鬚飄然獨坐啜茗與之談初

若不解亦徃徃入微妙傍一友為各通姓氏始起揖且述前事竊意今日登辛峰得見辛峰數年神交山靈若為之作合殆非偶然矣詞凡百首已付剞劂出袖中相貽復誦所未見者劇談移時而別越日來訪索余詩文展翫不去見牀頭有酒呼浮一大白命一言弁其首余笑曰當為松坪作捉刀人何如辛峰怫然曰凡事自有真何必假托倘因子之文郵寄松坪而樂為之序所得不更多歟遂次其語歸之

黃氏谷簾學吟後序

偉恭先生谷簾學吟係先生季弟殿雯文學所手授乃合虞山毛氏隱秀集詳加參訂錄為一卷藏弄有年始屬陸子扶照登諸棗梨附貞文公陶菴集後蓋先生為貞文嫡弟自幼補諸生天資英敏與直言諸君子講道論德同志者咸目為畏友乃從兄正命也年僅弱冠以激烈佐其從容以理學成其忠節事載國史家乘傳諸四方士大夫之口位置在二程兩顏之間詩歌固其餘事然誦其辭揆藻咀華金春玉應鳥可使之泯沒無傳也乎慨自吾粵文獻日就零落據邑志書目及翟氏練音所載自宋迄明以詩古文名家者不下數十人今大

半不可得見而王徵士集刻於宏治時唐婁李程四先生集刻於崇禎時者亦多缺軼至若余家五世文集百餘卷子陸子菊隱著書數種簡牘浩繁尚無力付之剞氏僅錄副以藏每一念及深於懷而扶照至性孝友汲古夸脩為中槎之翹楚初因余言補刻王婁李三集并購唐程以及貞文集版整齊印行公諸同好復因余言繼刻先生詩以並傳於時其表章先賢發潛闡幽之盛心迥非時流所可幾及行將遍訪名家遺帙次第壽梓以備一邑之文獻余雖窮老猶將邪許以贊其成也

東樂軒詩集序

士君子操其技能不求苟合於時徃徃形諸詩歌或旁及夫書法繪事金石篆籀之學以陶淑性情標舉興會忘榮利耽放逸斯亦世之所易為者然求之古今載記或數百年而得一二人或數十年而得一二人何其寥寥也豈人之可傳多在功名之士富貴之徒至於畸行潛德既無所與於世世亦聽其隱約磨滅而莫之傳與抑如是之人亦必間世始一出如隱鱗戢羽醴泉芝草不可多見者與吾粵張紫庭先生今之安貧樂道者也以名家雋才博雅好古能詩能書能画能篆刻興之所至酌酒以自娛樂時而高歌出金石時而落紙成雲烟

時而放筆寫生則一花半葉粉繪淋漓時而刻石作篆
則鳳蹙龍盤鈎畫生動所居東樂軒風雨僅蔽簞瓢屢
空取東坡小窻踈籬頗便野性弄水挑菜也過一日語
題之壁間借一二布衣野老酣嬉頽唐不斤斤以苟同
不汲汲以表異人無貴賤賢愚有所乞請莫不欣然應
之至戶外屢滿無厭倦余性不耐俗獨喜與先生游每
客授暫歸必時相遇從賦詩飲酒至移辰決夕不忍去
故與之贈答倡和之作為獨多先生亦謬許之因錄所
為詩若干卷命余論次夫詩之為道至今日而益難言
矣上而分立町畦日學耳食下而貌附風雅炫俗媚人
雖亦摹仿聲調鋪陳綺藻而志彌卑格愈下千篇一律

百倡羣和求其識力精神之所在索然不見其所有先
生之詩獨不然憶余自束髮受教以來迄今且三十餘
年先生每賦一詩輒出以相示其清詞麗句時時巡留
於藏識中今得薈粹成編快誦數過益知先生所以為
詩者自有真性情真學問迥別於前所云云者洵高士
之良規而風人之遺旨也又嘗屈指吾吳近代以來以
一人而兼詩文字畫數事之長者自一郡言之則有沈
啓南唐伯虎文壽承陳道復陸平叔歸文休自一邑言
之則有王小竹朱三松李檀園程孟陽之數君子者咸
遭時清宴風流宏長其品藻聲光時出於尋常士大夫
之上迄今隔世猶樂慕而稱述之使以先生之才學伎

藝步趨揖讓於其間不難與之抗行而吾輩得以親炙
休光唱予和汝以維持吾邑風雅之一綫斯亦曠世再
見之事不可謂非幸也茲序先生之詩并述先生之為
人且以告當世之能傳先生者

吳西亭詩序

嗚呼此亡友西亭先生之遺詩也猶憶余搃角時與孫
兄松坪氏喜學為歌詩西亭年長以倍為忘年交見余
兩人詩輒稱許之自後每相見必極論詩法且自誦其
詩而述其作之之意為之喜動眉宇至酒闌燈灺不忍
罷去久之余與松坪各有四方之游出或三四年或一
二年歸而問西亭則退隱於鄉病且死矣為之咨嗟太
息欲問其遺稿而不能得既而西亭之從弟茂舍葺其
詩四卷謀諸同人梓行於世且以余有知己之言屬余
為之叙於是始得西亭之全稿而卒業焉披攬之餘追
惟往日酒社歌場西亭之話言談笑其神情風致彷彿

猶在耳目之間而惜乎不可復作也嗚呼西亭自少工詩即見知於松圓詩老其詞雋逸其音清婉一遵三唐以為法凡隨物賦形緣情序事莫不頓挫開闔博雅工鍊而陳腐之言俚俗之語不苟入一字嗚呼如西亭者始可與言詩已矣聞西亭將歿時以遺稿授茂舍自以為必傳夫人之文章撰述確然有以自信則其精氣光焰近而掩抑於一時遠必流傳於後世證之於古徃徃然也今西亭歿已數年人之知之者益衆稱之者愈廣當日易贊之言驗矣至余窮而不遇學詩未成念西亭推許之言默默自媿因次其語歸之茂舍他時質之松坪當亦為之慨然也夫

王樗園和陶詩序

自淵明後六百餘年而東坡始和其詩且為書以告其弟子由曰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則始於我又稱淵明之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之及吾前後和其詩凡一百有九篇至其得意自謂不甚媿淵明然豈獨好其詩也哉如其為人實有感焉余讀其文為之太息徃徃樂取西公之詩詠歌之酒酣耳熱自解自慰若或曠代有相感者然欲馳騁彷彿其萬一卒不能至焉甚矣追和古人之難也吾友樗園氏好蘓詩復好陶詩瑟居興到輒取其詩和之凡一年而卒業其間四時之代序

陰晴之變易花木之榮謝以及戚友之往還觴咏之贈
答可喜可愕或歌或歎莫不率懷衝口筆至韻隨一如
意之所之而止蓋徘徊鄉井數畝之間而能尚友古人
於千載之上其超然自得之趣殆有默契其神情者豈
徒外之文乎哉樗園博極羣書過目成誦為高才生懷
抱利器者三十餘年剛腸正性不能詭隨以徇俗薄游
京師興盡輒返家儲魚擔石亦不以介意讀書之暇樂
與吾輩三四人數晨夕論古今一杯在手萬事都忘較
之淵明之栗里東坡之雪堂地不同而道同也余既讀
樗園諸和詩喜其先獲我心而庶幾可與而公參立故
不辭而為之序

席叙菴遺詩序

胥母席君叙菴遺詩若干卷長洲輪菴文公吾邑用咸
時先生所手定也猶憶壬申之春余主人虞衡君延余
入山續修安定世譜因得悉其家世淵源子孫繁衍多
至數千何其盛也又嘗為余述祖德徵先訓歷數合族
之克保遺緒且二詞翰者亦數十人而叙菴尤卓然傑
出者也蓋叙菴與虞衡為兄弟行支屬尤近云因與訪
之叙菴率其子姪肅衣冠出迎揖讓謙恭談吐嫺雅心
益善之時時先生館於其家課諸子余既樂登陟又樂
與長者談竊意時先生從事教授烏可數過溷之故每
遇相與析疑辨難畢輒欲去叙菴聞之必延余至其書

室焚香酌茗輒喜見眉宇若惟恐余之欲去者乃為余道山中諸古蹟名勝引余輩共探登山臨水坐盤石蔭長松聽流泉嘯歌移時而叙菴已勅家人治酒肴或候於途或陳於室矣酒間每出其生平所著詩歌相示余與時先生且誦且飲每得佳句輒為擊節浮一大白展卷未終已不覺陶然共醉矣於是再過數過以為常叙菴亦未嘗有倦色余得徧遊諸名勝著之詠歌非得良友之助尊酒之樂不至此逮世譜告竣將出山叙菴携酒相送握手惓惓又意山中去驟及虞不及二百里叙菴又少於余三歲扁舟一宿可至後會正可期也自後見山中人輒問叙菴無恙然每當花晨月夕回首曩遊徃徃係之於懷豈意計者之遽在門也與虞衡君驚悼者久之既而令子以萬士宏等奉其遺詩及行狀來請余序遺編重撫如見故人於乎叙菴之為人既有輪公以傳之於後其詩復有時先生定之於前將來梓以問世有目者皆見之固無俟於余言因為述昔年交誼而嘆死生聚散之無常知己良會之難再以質之時先生當亦為之慨然也夫是為序

沈二裴信古齋北曲序

當湖陸公之去吾粵也吳中紳士各以詩文贈行多至千餘篇羅溪沈子二裴獨撰樂府數闕叙述詳盡情致纏綿酒酣耳熱曼聲長謔往往至於泣下甚矣詞曲之易於感人也時已心知其人猶未識其面閱數年介其友范子文九以信古齋北曲見示而屬為之序會有四方之役未暇以為此而此卷留行篋中輒往來於懷或聞余歲時歸里必寄語以請至六七而不厭又數年忽懷刺造余古心道氣洋溢眉宇且自述其生平出所著詩歌相質語次申前諾不懈益勤余心慊焉又久之而未有以應也今夏曝書庭中得二裴所投一卷執而歌

之幾忘溽暑於乎詞曲之盛行於世久矣詩變而詞詞變而曲元以之取士明演為傳奇凡音韻陰陽律呂清濁剖析精微窮極要渺鄭聲相因去古樂也幾遠矣至於沿習稗乘之言摭拾荒唐之說其弊於宣邪誨淫詆諧謔浪傳之優伶奏之燕飲而東山賭墅北里歌場莫不借聲伎為風流援絲竹以陶寫迴惑流蕩如江河之日下而不知返亦世道人心之大開也而二裴所填則不然如讀西漢史調寄仙呂思明君也讀三國志調寄南呂思賢相也他若忠孝節烈有闕名教之事或本之正史所載或徵之遺獻所傳設身處地據事填詞凡移易姓名假借事實姦聲亂色綺語纖言曾不足以擾其

心志而污其卑牘也其自序曰時而澄凝構思儼然昔賢之卓立於前時而綿邈懸想恍若我身之親履其境寫其喜而神情頓開寫其怒而毛髮自豎寫其沉鬱幽愁又不禁其涕淚之交頤也第覺操觚染翰時仰止景行上下數千年凜凜然猶有生氣彼夫奸回諛慝遏抑而毀傷之者方其未死而其心已朽膽已寒也久矣古者太史陳詩必采風於里巷蓋以樵歌野唱出於自然而非有矯飾試一取而諷詠焉或亦挽頽風而醒迷俗之一助歟於乎觀其所自言可以知其寄托之所在矣昔我先正松崖先生嘗作擬古樂府若干篇或美或刺詞古而義正一唱三嘆意在言外而二裴信古尚友能

代寫前賢胸臆以消我塊壘其尤易於感人也宜哉時
較刻當湖全集方成忽憶二裴前所送行之曲遂信筆
書此以復之

滇游紀畧序

滇游記畧者吾友鄭子樊補所著也樊補以高才生入
國學文行見重公卿間時滇南既平補行鄉試

上命

太史米君主事高君徃司其事實癸亥仲夏也高君素

聞樊補名遂具書幣邀與偕行一時同學諸子咸謂吾
輩方從事文學將倚之以析疑辨難何可縱之去且時
當三伏策馬行萬里道毒霧瘴氛凌轢險阻恐孱弱子
身未任况瘁也高君為國家得士計而樊補獨不為身
計為吾黨計乎相與力尼之弗能得而余方病起賃舟
南還樊補送余出國門云三日後即行矣分手慷慨無
幾見於顏面然余坐舟中酷暑蘊隆輒狂躁不能耐因

念樊補當何如遂覺身心泰然未嘗不壯其行而憫其
勞也明年春歸遣其尊人之變余慰唁苦塊間不暇問
其著述既而先後北游余留京師樊補徃江右踰年各
返故廬始得是書而卒業見其所識省會之經界山川
之形勢悍藩竊叛之由

聖朝

恢復之畧以至名賢之故蹟風俗之殊尚或陟岵而思
或望雲而感可喜可愕欲歌欲泣之情徃徃錯見羅縷
於行墨之間人皆方之范文穆公覽轡駢鸞吳舫諸錄
余竊以為樊補斯記抑又有異焉者蓋文穆之為記錄
也皆以使命持節安車高舸登臨遊攬非因人于役跋
涉偃蹇者比也樊補曉則縱轡孱顏夜則揮毫輸寫其遲

速勞逸固可同日而語乎且其徃也從京畿而豫而楚
而黔以入滇其返也又自黔楚而江右而浙西以歸吳
不過數月之間經歷寒暑水陸直隸七省之地獨能於
倚馬垂削之餘詳識之歌詠之可謂難矣樊補既激昂
負大志其卓然自命不亞於文穆他日所成就必有大
過人者是編特其發軔焉耳若徒以游覽之廣文章之
二稱之則猶向日諸子尼之之意淺之窺樊補矣是為
序

貞文先生制義後序

右貞文先生制義五十餘首當湖陸公所手定也先是
秬園伯父嘗命開國錄已刻未刻都為一集請公重加
論次公為拔其尤者綴以評語而為之序開國受而藏
之未嘗示人也既而携至安定家塾趙子旂公見而携
歸因付剞劂且命余述其緣起自昔貞文以直言倡導
吾粵始之以文章終之節義以即其所為制義固已風行
天下家絃戶誦而版亦數鋟矣當湖獨能於羣賢論定
之後復為標明其指歸闡揚其奧義俾之眉目一新別
開生面是貞文之文得當湖而益可傳也豈尋常評騭
之辭乎哉惟先君伯仲皆受業貞文之門既得習聞而

私淑之而當湖教行敝邑講授深山又得親炙奉教者
數年而公之正學微言竊幸畧悉其梗槩敢題數言以
告當代君子知西公之人與文易地同揆不僅習其文
而并倣其為人斯不負旂公梓行之意也夫貞文陶菴
之私謚旂公則當湖之門人也

吳船燕輶小識自序

余自庚戌迄於庚午二十有一年之間徃返京師者數
次凡從騎者六從舟者四跋涉馳驅亦云瘁矣然每經
城郭驛舍輒欲咨詢其郡邑之建置山川之形勝古蹟
之有無蓋十不能詳其一二即偶有記憶不過僅得其
畧而已心輒媿之今春正月雨雪兼旬端居無事因檢
累年紀行諸劄而參之以經史之傳注志乘之紀載及
諸家辨證之文芟繁訂誤彙為一書曰吳船者自南而
之北水程也曰燕輶者自北而之南陸程也曰小識者
不敢以賢者自居也竊惟昔人徃徃以讀萬卷書與行
萬里途互言而歸太僕亦謂山川土地非身之所履終

無以得其真良以學問不博涉歷不深而僅憑紙上之言以斷域中之事非証即固其能自得其真者或鮮矣試從今日追溯曩遊皇皇於車馬舟楫之間而不知止者揆之昔賢果有得焉否乎則是編之輯亦聊以志吾媿而已矣

彙刻唐詩百名家全集自序 代

余自洞庭東山之遷於海虞也既樂其岩壑之秀麗風土之清嘉而人傑地靈鉅公魁士沈酣經籍主持風雅者接踵於其間藏書之富則有若天水彭城雕邱之精則有若隱湖汲古比之二酉石倉竹居鬱儀未易軒輊也余以固陋僑寓名區獲交於賢士大夫握手清言商及文字輒以有唐一代之詩未有以全集彙成全書者諉譎慙慙心竊識之而未敢力任也於是持采摭本見遺者亦日至乃募良工為之鋟板甫及數種即有遠役浮沉京師者數年此事幾廢然所搗張司業韓翰林諸集謬為名公卿所亟賞百家唐詩之名遂流傳人口實

為未成之書迨虞衡差竣請養南旋間居之暇復為訪
求購葺次第授梓其斷自大曆貞元訖於唐末五代者
則以李杜以前諸集善本最多流傳畧備故 氏詩紀
所載自開寶止矣唐音統鑑丁集行世蓋寡所見者惟
戊集耳辱諸公尋息壤一言或郵寄或手授或以束修
羊借抄者多至數卷少僅數篇必為錄副詳較更細檢
文粹英華紀事類雋類苑諸書以及家藏諸舊集其有
闕軼者為補遺於卷末一句一字互有異同者則分注
其本作某字不敢妄加測臆也蓋諸家之所輯者各徇
所見務擇其精而余之所刻者必博采所傳務求其備
蒼萃名編而折衷於益友凡閱三十餘年而百家之刻

始成可謂難矣且自失恃居憂并廢吟詠是編亦久未
寓目今秋祥琴初調復抱沉痾枕次始為翻閱一過命
兒子某某差次總目計為卷二百八十有奇為帙四十
為函四而元白皮陸四公亦以刊刻廣而卷帙繁請俟
諸異日若前鐫五十八家恭呈

御覽

蒙宮中已有之諭我

國

家德化翔洽禮成樂備

宸章

睿製輝映古今而詞苑諸君子揮毫染翰於螭頭豹尾
間者賡歌颺拜軼栢梁而邁興慶潤色鴻猷揚厲偉蹟
既越漢唐而上之矣草野所輯聊備引伸觸類之萬一
云

司農李公扈從詩序

代

都城東北遵化州有山曰豐臺脉絡蜿蜒自崑崙之北
條踰沙漠循遼河而西結穴於此我

世祖
章皇帝孝陵在焉佳氣鬱蔥神靈磅礴俯視邊徼萬山
若趨若走或拱或朝洵億萬年之神邱也又於山之東
擇勝度地以築

仁孝

孝昭

皇上

兩后闕宮諏吉某年月日遷瘞禮也

篤關雎之義翠帶鸞輅親視以行司農李公奉命扈從
將事之暇於行幄中得詩若干首歸以示臣某其少讀
書之文竊見宮闈妃匹之際化洽刑于思形寤寐修齊

之道實為治平之基蓋生則致其肅雖歿則盡其愴惻
義可類推也

皇上化成萬國孝隆

兩宮

聖德

而遐念徽音式崇典禮若非史臣紀事述懷何以揚厲
於萬一乎惟公出入東閣左右密勿趨蹌龍輶之側追
隨豹尾之後見諸篇章者皆和平溫厚深得大臣載筆
之體即至流連景光迴戀家室靡不一本諸忠愛揆之
臯夔賡揚周召雅頌又何多讓焉其可傳於後無疑也
公詩都編年成帙與其倡和尤多茲則其一集云

贈林鶴田序

往余客京師與吳子元朗相善同舍者數旬讀書之暇
喜論篆法發其行篋圖章累累摹刻皆偉麗之妙問而
知為虞山林鶴田作心識之未嘗忘既歸館於虞數數
訪鶴田則鶴田為四方名流所羅致輒經時不返夫以
素所欲識之人而未得邂逅申款曲尤余所怏怏於中
者也今春來山中鶴田已先在儼然造謁投余印譜一
卷圖記數方余向有印癖得鶴田所貽凡篋中所寶愛
者一時盡出其下鶴田丰神俊逸吐納風流兼能解人
意於是夙懷頓慰登山臨水命酒看花徃徃樂與之偕
不惟嘆服其技藝之精益喜其人可與言也如此因謂

之曰六書為六藝之一自蝌斗變而為大小篆又變而為秦漢隸又變而為真草行書流傳既久日趨簡便承譌襲繆不知造字之原委遂使俗字競行偏旁失考因循苟且不特小學之不明其關於世道人心者非淺鮮矣故篆刻雖小藝而溯流窮源得心應手良未易語此昔楊子雲識奇字好事者皆從而問焉韓昌黎謂凡為文辭宜畧識字子其因是以進求六書之指歸為吾輩讀書稽古之助則藝也殆進於道矣乎鶴田曰然請書之冊俟他日質之元朗

易新倉小引 代

易新倉者為備荒而設也易曰思患而豫防之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蓋耿壽昌之立常平朱文公之立社倉皆祖此意於未事之先為先事之慮也余稟先人遺訓竊欲仿耿朱之法募里中之樂善而好義者隨力捐助貯之公廩年豐則斂之年飢則散之仍權其子母以陳易新謹其出入以盈濟絀紫陽云有以斂之而積久不散則米粒浥腐而不可食有以散之而一切不斂則倉困空虛而無以繼今推其意為徵麥粟之貴賤因時貿遷計數年可贏數倍矣萬一猝遭閔凶萬口之嗷嗷待食者給之裕如又何不繼之與有今日之舉

也所以仰承

聖天

子仁天下之心吾先公惠一鄉之志而山陬湖澗間人安其素業無啼飢號寒轉徙溝壑之患皆得含哺擊壤以詠歌太平是亦易與書之旨也豈曰小補之哉

吳侶鷗秋月垂綸圖引

吳子侶鷗武峰名裔震澤英流家聲遠溯延陵宅相羣
誇安定丰神瓌麗灼如天半霞蒸舉止昂藏矯若雲中
鶴立爾乃韻難造俗偏多抑鬱之思亦復性拙干時且縱
泳游之興張志和綠蓑青笠儘可垂綸陸天隨茶竈筆
沐偏宜泛宅爰命丹青為圖絹素烟汀花嶼秀出人間
桂楫蘭舟疑從天上一竿倚處吾志豈其在魚數卷披
來君眼可能如月菰蘆蕭瑟映萬頃之蟾光烟水蒼茫
鋪一行之較穀斯固勝地之奇觀抑亦高人之逸致願
共賡茲高詠庶幾留作美談倘書成故事堪侔揀橘於
龍洲况詩可驚人聊做運租於牛渚是為引

杯月記

邑之東城有塘曰清鏡林木蔚然而靚深樓閣翼然而聳秀者為金氏柳雲居吾中表叔父涓師先生燕息之所也歲在戊辰先生稱六十觴復架一楹於居之左而池負閣貫以迴廊而顏之曰杯月因置酒召余輩於其中而落之余乃述先生之生平為衆賓告曰諸君知先生今日之樂矣亦知先生艱難荼苦立身砥行以延其世祚保其先緒者皆可書之簡策以風世善俗者乎往者先生之祖父都事公以道德文章推重鄉里其先人爾宗先生兄懷節先生實克繼之一門群從濟濟而先生之齒為尤少迨邁世變父母兄弟皆及於難先生年

未弱冠子身徒跣為覓遺骸收餘燼世業先疇賴以弗墜斯其可書者一也既而懷鉛握槧掉鞅詞壇梓先世之遺詩補松圓之未刻家學師承於茲復振斯其可書者二也至於重然諾敦氣誼鳩金犒師免一邑兵戎之擾假貸完租貫諸紳逋欠之誅排難解紛功存桑梓斯其可書者三也迨夫生辰辭壽痛考妣之無年殯奠讀憫故人之暴露訪樂安弱息郵孟陽裔孫出之廝養為之作配則又傳之歌詠載在邑乘所謂不一書而足者也而先生退然自處弗司其名內存兢惕外示優游其仁義槩守之方寸之間以合措施之宜蓋四十餘年如一日也茲者視履康強婚嫁將畢日與幽閑之士徜徉

池上箕踞柳邊尊酒不空聲伎間作廣淵明飲酒之什誦青蓮問月之篇於以樂志怡神養生繕性視世上之浮名榮祿曾不足以縈其懷斯真樂之至矣乎故余於予之成也竊倣歐陽子記許氏南園之例而書之亦使邑中之人之過是居者見其林木之茂臺榭之勝子孫之賢以合之余前所稱述知先生所以克享今日之樂者皆非魚自然而然也諸君皆曰然遂書以贈若夫居之中有閣曰霽霞曰小隱館曰冬榮亭曰止舫則有都事公之二記唐婁諸公之題詠在余何庸贅

繫舟記

清河彤右氏歸自京師稍葺其南園之室三楹為燕居讀書之所啓戶自右以入三面夾窓前有池後有庭又有曲欄竒石佳花美木映帶左右入於室中者彷彿入於舟中因請其舅氏松坪先生顏之曰繫舟而乞余為之記夫舟之為物所以涉川故易卦若需若同人大畜若益渙中孚半取乾健坎險巽入兌說之體以為應天乘木往而利涉之象書說命亦曰若濟大川用汝作舟楫是舟固取其不繫也烏乎繫然天下之道大而學術之純駁世運之亨塞小而一家之隆替一身之成敗莫不以吾心繫之舟猶是也當其繫之之時周視其材木

之堅厚審補其內外之罅縫料簡其杞楫飄檣纜索之
屬無或朽敝然後捺之以涉於江河歷萬里乘風破浪
雖遇險阻卒無傾覆之患恃畜之有其素而濟之有其
具也彤右以吾嚶之世族大叅公之曾孫少受業於舅
氏才情雄邁亦酷似之既從宦京師輒能左右以有成
邑中蠲租一事松坪以好義罹禍彤右大聲疾呼求援
於當路之故交卒獲保全松坪追和蘓公西臺詩有云
月骨於今重有我關心舍爾更無人蓋專指其事也今
之歸修先世之故廬周詳俯視指其某臺某樹乃祖之
所手築也某樹某花乃父之所手植也愀然以思嗚然
以感回首經年來涉歷之艱難若以一葉之舟浮沉顛

顛於洪波巨浪蛟鼉出沒中欲求脫須臾之命停檝相
慰勞為今日之繫也詎易得哉吾願彤右益修其素業
豫儲其任重致遠之器協應天濟川之占則以繫而成
其他日不繫之用者是在彤右一心捺舍之間亦松坪
命名之義也夫

耘業山房記

席子慶長葺數椽於其第之傍為讀書之所因取昌黎詩語顏之曰耘業屬目存為圖而請余記之余獲交於安定三世矣時時往來於東山其第宅園亭皆得流連觴詠於其中蓋縹緲莫釐既擅五湖之勝而安定之居尤甲於一山猶憶壬申歲館於虞衡君之疏圃時方春時風柔日麗百花盛開湖光山色掩映於高臺曲榭間鳥鳴於林魚躍於沼披襟散帙游焉息焉殆可以樂而忘世矣於時尊甫司城君所築涵春堂方落成凡庭中之一花一石堂中之一几一床以至硯屏筆格鼎彝尊壘琴劍之屬皆手自位置井井合度主人日坐其中與

心知三四人論書品畫染翰開尊輒至移辰決夕慶長
年未弱冠恂恂雅飭之文砥行居塾中書聲琅琅出重
垣與余輩笑語若相應答私竊歎羨以為必能克紹前
脩而光大之者也不數年而司城謝世余亦不能數至
俯仰今昔輒為之撫然而慶長學業日進聲聞亦日起
有子已六齡聰穎不凡且能守其故業有舉魚廢屏聲
伎裘馬之好而有弦歌誦習之勤惜未得一過其山房
而僅於圖中見之也韓詩為劉師服作大半皆誠勉之
詞其曰士生為名累有似魚中鈎齋財入市賣貴者恒
難售豈不畏憔悴為功忌中休勉哉耘其業以俟歲晚
收益惕然有感於富貴功名之不可躡進而倖得而我
之志業毋或畏悴而中休惟日就月將如田夫之耕耘
以待其收穫而已余既喜慶長之業能專且精而猶歛
然不自足以昌黎之勉師服者自勉焉行且挾其所業
入金門登玉堂於以黼黻國家之盛振起奕世之基者
直旦暮間事豈僅僅歲晚之收而已哉

念祖堂記

具區武山之南麓有堂翼然而高峙者潁川陳君鉉齋之故居也君葺而新之而顏之曰念祖庭中辛夷一株為其先人所手植幹如大斗枝條扶疎花時珠林玉筍秀聳挺拔照耀於湖光山影間遊人徃徃遙望必指而譽之曰此陳氏世族得以有此嘉樹也君嘗貽書屬余為之記且以陸御史敬峰家譜序沈徵君天庸玉樹軒記見示道君家世行誼為最悉而念祖堂壽言一帙吳越名卿俊士或著之詠歌或作為序引發潛闡幽鋪張揚厲觀止矣殆蔑以加矣故承命逡巡久之未有以應然君每見必以言_為今年春君已年登六十矣堅辭稱祝

而余辱君知契不可以無言或得就君疇昔所屬於余者以報之當亦君之所深許也因稽敬峰之言曰陳氏受姓胡公神明之祚其來吳興自晉南渡太邱長六世孫始閭數十傳而尚書之孫雉山公始遷武峰故嶺以陳名大盤松下有始祖墓在焉而禾稼灣一支則雉山之季而君之宗也自經倭亂宗祠廢譜牒亡宗支世系莫得其詳君承祖命訪求考訂蓋其難其慎歷再寒暑而始告成事世止七世者尊在則然不敢誦也譜詳近支者親由近始不敢專也非古順孫孝子而能盡心若此與天庸之言曰克宇公以孝友長厚稱於西山仲子仁之翁樂善好施實克肖之則鉉齋之尊人也仁之厭

世鉉齋昆仲長未婚娶幼在襁褓君奉其母操家揀守先業吉凶諸事次第畢舉乃析遺產均授諸弟迨母歿數年傳業漸隳君獨守而弗失復傾囊補之得保遺緒有此屋廬吾知其懋斯軒也爾祖之堂構在也瞻斯樹也厥考之手澤焉存本支百世振振繩繩迓天休而繩祖武寧有艾焉合兩先生之述君者殆為史乘所豔稱傳之獨行孝友而無愧者也至其來寓槎上飭躬抱道溫純謙牧德行足以重於里人誠信足以孚於至戚然諾弗苟緩急有叩而一本於念祖之心能脩厥德以推之宜乎人所樂為稱道眾口一詞無間然也爰歌行葦之詩曰魯孫維主酒醴維醕酌以大斗以祈黃耆既醉之

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君子萬年景命有僕以侑君
之觴君其善斯言也請書之以懸諸堂中而附之家乘
之末是為記

鳳阿山房圖詠記

往者嘗屬吳渙山歷作鳳阿山房圖中草堂一楹傍梧
竹數十本命之裝池懸之室中意得如此圖者以居之
實未暇築也既而複製小冊屬諸同志為詩以詠之而
梅子耦長吳子道賢復為圖於其首因請張子漢瞻為
之記漢瞻徵余先世第宅始末及命名之意因述大畧
以復之曰余先世家蟠龍江上自大叅公發解築偕老
堂以奉雙親歸太僕記之則吾高祖孝養之志係焉後
居城中通政文節兩公東西聯宅則堂有曰壽寧曰仍貽
曰春草曰瑞荆曰春暉有樓曰韡韡曰燕喜館曰邁征
則吾伯祖吾祖貽厥友于之志係焉嗣後先君復於南

郊之儼頭葺小莊曰惠寧有亭曰掌則文節公所題而先君取以自號以敬承祖考之志者也迨丁亥之歲淳家數百里間於婁之王園浙之橫山河渚松之朱泚張堰曹洪三四年中凡數遷而歸舊莊後三年遷郡城通和坊又四年始返邑中重構所謂燕喜樓者不數年而先公即世矣余出贅彭城則曲巷湫隘小庭偏仄每思西第之後有葉池者兩先公少時讀書處也倘得復而新之一如圖中位置于以述祖德守先業吾願足矣嘗讀大雅卷阿之首章曰有卷者阿飄風自南箋曰大陵曰阿有大陵卷然而曲迴風從長養之方入之喻王者當屈體以待賢者賢者猥來就之以長養民如飄風之

入曲阿也其六章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言鳳凰鳴于高岡之上居高視下喻賢者待禮而行翔而後集也竊惟大叅公以來數世立朝且能以文章黼黻之以政事長養之以諫諍匡弼之不啻飄風之入卷阿鳳凰之鳴高岡也余不敏不能詠歌先烈誦揚清芬欲謀一椽之栖息而僅僅托之圖畫間其為媿也多矣願子命筆時詞無溢美弗忘箴規斯余之志也夫若以巢阿閣翔千仞諸故事相擬則我豈敢

堯峰遊記

丙寅二月訪鈍翁汪先生於堯峰山莊先生方留城居
不遇因有事於山游從田間取道以登道隘且險短松
緣岡冒坡人行出其上如麥隴中怪石列左右上著蘚
花蒙茸斑駁輕軟作點碧色故陟不數武輒思憩焉約
二里許上鴨踏嶺嶺當兩峰迴復處俯視東西諸山若
拱若抱獨缺北面則溝塍枰界隴疇纏錯與山光日影
相映耀極目未終已抵觀音岩下仄境臨山麓而峰巒
高峙側倚如斧劈一若無所附欲崩壓者為之愕眙轉
欲却復前左折而得坡陀復自右折登白龍洞洞如小
軒上覆巨石下即岩也由洞之東稍降則大石坦夸絕

似海湧峰千人坐徘徊久之南望竹木交加籬落周護
蒙籠幕麗如魚人徑見樵者出乃入忽接登山大道露
禪菴在焉是為中峰前有碧玉沼縱二丈橫可一丈水
色淺碧瑩潔可鑑僧延余入為汲泉瀹茗飲之頗甘時
日已西欲返僧言至峰^上甚近乃循池右出行徑數百步
峰迴谷轉處見石之如屏者如牀者如几案者如椅如
杌者橫縱錯置而青林如幕碧蘚如茵因想與二三知
已或携琴書管絃茗酒肴核禱布其間婆娑終日亦可
以樂而忘返矣徑盡有寺即上峰有井名寶雲泉出石
罅中如鳴琴瑟時晚鐘欲動衆山暝色與太湖烟波迷
漫林薄間變滅殊狀急取大路歸風蓬蓬起足下身凭

之行疑人負之而踵不能留也迨至下院已昏黃時矣
是日登陟約十餘里深山寂然游者絕少所遇惟一樵
一僧而松濤嵐影白石青泉應接不暇洵足樂也同游
者弟天岑子永及從者共五人余嘗閱郡志云茲山有
十景即觀音岩白龍洞碧玉沼諸處而鈍翁集中盛稱
乳泉文石之勝余之再至也故為鈍翁而來當秋時留
先生歸來閣大雨決日不獲一登而返心每歎焉今以
半日之暇得覽茲山大概其所未游者亦不過十之二
三矣倚舷書此明日過先生城西草堂再拜以質之

遊桃源龍澗記

虞山於吳中為神秀之區梁簡文所謂高巖鬱起帶青雲而作峰拂水懸流灑天河而俱會者也自館安定氏賓客稀簡日與書卷為伍頽脇氣時發中若結轆頗思登眺以發之一日忽於枕上聞呼余聲則民譽內叔及紫六志在至矣亟披衣起從之入舟由北城登陸時方四月天陰陰欲雨臨流野叟家種花為業杜鵑方盛開如珊瑚百尺照耀碧海綠堤田數百頃新蒔禾於中疑疑可愛入山徑步漸高一路古藤老樹連蜷森矗薄靄輕颺襲人處皆若異香清泉涓涓鳴道左人呼為澗上即桃源也林聳且密欄城數級游者皆憇焉再上坡陀

逶迤亂石錯互人言雨後泉發從此奔注濺沫迅流非
搥衣徒跣不能到因指妙音菴謂三君曰若得大雨盈
尺我輩盍宿於此越澗叩旁扉入僧舍蕭寂南有一閣
上破旁穿薜蘿附危墻而上冒棟緣梁蒙葺紛披作虬
龍形頗饒野趣坐東軒移時而雨不至乃循澗折而左
逢佳處即入細雨滴林中衣不沾濡約三里許逕轉深
秀已抵興福寺矣寺門臨龍澗相傳有白龍與黑龍鬪
山破成澗或云有老僧在寺說法嘗見白髯老人每旦
先至僧問為誰曰某山中龍也僧願見其形曰我見時
當念摩訶經助威及見僧誤誦揭諦咒神以杵擊之龍
衝山而去故名破山山石作赭色俗稱丹砂云寺寂自

南齊中有通幽軒空心亭則取常建詩中語救虎閣則
宋僧彥偁為虎拔箭處也今皆改建非其舊矣惟尊勝
二幢為宋陸扆書猶屹峙山門外法堂清肅杪擢一樹
出寺垣之西花白如雪立石梁久之密雲晦靄空翠欲
流詠山光潭影句恍若會心溯澗而上奇石磊磊山谷
間較桃源尤奇從山門正路下觀洗馬池游沈家亭子
乳泉隱灌木中城中人汲以供茗竹樹叢翳上接睥睨
遂從此至西城樓閣游招真治大石山房飲於舟中既
別三君歸雨大至衝撞竟夕旦起要三君踐觀泉之約
已放棹為西山之游矣

兩遊吾谷記

吾谷之勝久繫予懷今歲四月始一遊焉新綠滿山由石徑緩步香風襲人既至谷中則林益密樹益聳自山麓至巔交枝並柯偃蓋成障千章萬株無非所謂楓樹也中夾青松僅十之二石參差高下布列游人或息焉倚焉或踞其上或卧其側猶几榻焉清泉灑灑從石罅中出有聲掬而漱清冷沁齒頰迴視人面皆着淺碧色因想秋時萬樹丹黃不知作何狀迨十月初主人命舟為看楓之遊湖波明瑩可鑑山光林影五色紛錯胥入我舟中固足樂矣舍舟步入則高林軒豁夕陽穿林麓間掩映照耀凡葉之丹者黃者青紫者幹之黝者黝者

石之赭者白者皆發渥采從下仰觀則如錦繡之錯於
屏從上俯視則如花藥之蒔於畦較初夏時迥異盤薄
林石間移時不忍去適有携管絃布席度曲者歌聲遏
雲與林籟相應和若為吾輩之來游而設曲罷命童子
放紙礮數百噓噉一聲山鳴谷應歸飲舟中連舉數觥
頽然一枕夢寐猶在吾谷中也

四一老人圖說

四一老人者吾友吳君茂含之別號也老人嘗思一瓢
一笠一部楞嚴一聲佛號而托於釋氏因為圖以肖之
雖然老人固儒而非釋者也老人少補諸生之文章既
而隱於醫今年七十餘矣蓋自四十以前能以學行式
多士四十之後能以醫藥濟萬人而留心諸史百家之
言著述益富世所傳延陵無罪偶存諸草皆是也夫以
老人之才俾得以功名顯當世出其緒餘已足黼黻國
家之盛業即不然其積善餘慶亦足食報於後昆而遭
時不偶有子弗祿所謂天道是耶非耶然觀老人樂天
知命視履康強診視不計貧富所至能生死人使之起

而所為文詞尤足信今而傳後殆眉壽未有艾也太冲之愛女猶子也中郎之外孫猶孫也天爵之貴尤勝於人爵也所謂四一者余更以通儒上醫齒一德一為老人頌也或曰老人讀書立言好酒及奕以是稱之亦無不可蓋老人固儒而非釋者也

席次韓長子昌標字建初說

吾友次韓氏自武山來寓海虞者數年而長子始生蓋唐所自出也先嘗禱於茅山神人告祥熊羆協吉識者預卜其有克間之慶矣六齡將就家塾以名其子者來告遂定名昌標蓋昌則其同行而標其專名也自肄業以來沈潛端重頗異常兒而定省溫靖進退唯諾已具成人之度適當就傅之年一時執友相與表德以尊其名因字之曰建初而請余為之說按字書標為木之高枝又舉也表也立木為標繫采於上為標識有建之之義焉建初日就月將孜孜弗倦聲譽且日起則居一鄉為一鄉之標居一國為一國之標居天下為天下之標

尤在建初之能自建立於初而已矣具區東山蓋施修
撰王文恪發祥地而安定寔為望族武峰分支甲第相
望乃祖文學先生為太僕公族子群從雍容以文章行
誼輝映鄉里建初詔厥孫諱學成進取掇巍科登顯仕
以亢其宗而榮其親者特指顧間事建初尚其懋勉之

書王小竹先生詩抄後

吾嚶王小竹先生名翹字叔楚生當明世宗之時以高
才生隸郡庠工詩善画竹及草蟲同里徐女廉先生嘗
為作傳載思勉齋集中所著遺集未刻行世余訪求有
年卒不可得近從秦子雲津許得抄本喜而携歸為手
錄一過凡古詩絕句存十之九律詩則刪其率露重複
及對偶參錯字畫漫滅者亦存十之七重加編次分為
四卷名曰小竹詩抄先生當國家承平之時而東南一
隅獨被倭亂流離隣境出入戎行故見於詩篇者多悲
涼慨慨而天真爛熳語語從性情中流出至於佳句忽
來高情獨運豈生吞活剝剽竊摹擬者所可幾其萬一

哉詩文正脉實開婁唐程李之先而百年以來世人或
未有知之者祇以高風峻節不徇人知人亦莫得而物
色之遂使後生小子尋繹遺文知其人而論其世不禁
為之三嘆也行將募有力者付之剞劂合四先生文集
並傳於後亦闡幽發潛之一事也歟又嘗考瞿校練音
及邑志書目在先生之前者如宋龔宗元武邱遺集孫
載文集五十卷龔况文集三十卷吳惟信菊潭集張天
水雪篷行稿溝亭集明自王彞外如金文徵龍門山人
集鄭洪味易餘吟江漢吟翟均是簡易集陳述靜軒集
浦呆東白文集翟孔仁願貞集王槐蘄苓餘稿范純仁
樸菴集徐博竹居文集李良樗軒集張濂筠宮集邱文
質軒集楊琛梅雪詩稿楊涵忍讀稿楊稼遺稿俱不得
而見矣文獻無徵簡編湮沒可勝浩歎茲以先生詩稿
原本還雲津并屬汪子雲則輩互相訪求有心者且旦
暮遇之

題徐澄城遺集後

澄城徐先生與余先世交誼畧見先君贈序中閱若干年預修邑乘論次先生之生平入人物傳又為載入膠賢小識今始得其遺稿而卒業焉於乎猶憶余年甫成童隨先君先舅氏侍坐於先生之側見其容貌和藹言論清明心輒敬愛之退而先君詔開國而言曰小子識之此東吳之人師昭代之遺老也既與先生子約言子慎交好每見必詢先生詩文曾以數卷鄭重見授為藏弄篋中者經歲嗣因北行始還之蓋是時子慎有子有女隱居教授足以自樂讀父書守先緒余每自歎為不如也及余餬口四方歸亦席不暇煖荏苒數十年中子

慎有子早天家業漸落且病死矣詢先生之遺稿無有
知之者每念先君詔告之言親炙私淑未嘗或忘於懷
也因念子慎二壻張子有翼士表嚴生陸勤宣令皆後
起之俊盍就求諸今春與張倬菴氏飲於士表齋為力
言之乃遍搜之剽編斷簡中錄以見寄而其甥趙子萃
成亦以先生東歸偶存稿從蒙泉所相示乃合得詩一
百九十餘首序啓尺牘數篇錄成一帙然於向日所見
寔有未盡於此者當再問宣令彙成全稿於惟先生之
文學著於吳下政績傳於閩中德行孚於鄉里其詩又
其餘事竊恐更數十年未有知其人者矣故不憚搜訪
較錄以備一邑之文獻行將與蒙泉松坪商醵金付之

剽刪蓋兩舅氏皆受業於先生而蒙泉則伯舅之壻松
坪則仲舅之子也

題李緇仲先生猗園集後

余既為先生作傳入鵲賢小識遺詩十八卷蓋訪求二十餘年而始得之手自抄謄釐為四冊其刪汰者僅十之一二大抵皆應酬之作也憶余童子時先君每談及邑中文獻必稱猗園為四先生後勁及弱冠贅入彭城外舅治文翁尤數推之因出所藏遺文數十冊見授蟬斷臭朽紙敝墨渝乃為補綴差次伏讀匝月僅卒業中有祭文一卷為紫庭所借竟為眩筮者負之而趨每一念及心竊耿耿至今春始得之文濤所而古今詩數帙亦從駿聲燕寧處借至大喜過望因不憚溽暑晨書夕寫凡六旬而畢乃命小奚裝潢成帙作而歎曰於乎先

生世襲華廩少負俊才舉業之外肆力於詩古文詞枕
經藉史手不停披且結納鉅公魁士流連青樓紅粉間
極昇平游讌之樂既遭鼎革家亡子喪窮愁終老而遺
書埋沒即其羣從戚友無有料理齒及之者而况於世
之人乎竊念表彰先賢後死之責以網羅三紀之心抄
纂經時之力略述梗槩如右其文稿八冊與劉氏商刻
集書十二冊致上谷辨毀書八冊重加整輯且錄宗伯
錢公序冠於前櫝而藏之以俟後之知先生者

跋馬士延梅檀閣詩抄

右馬氏梅檀閣詩抄若干卷從石岫雲借得手自抄錄
凡二旬而告竣憶余年未弱冠識之于里中君方為童
子師俗眼幾以學究視之獨為徐蘧菴先生陸菊隱夫
子先世父先君所延譽稱其品行孤介博學工詩殆吳
中之隱君子也於時余與松坪偶學為詩歌徃徃就正
於君遂為忘年交久而其貧益甚妻子三人僦屋以居
間或失館幾至不能舉火更為閭閻所姍笑獨與余輩
徃來靡間解杖頭錢不足至典貸以應之并勸同志乞
其詩文以分潤之越十餘年不少懈余飢驅出走荏苒
二十年歸問士延則已物故一子流落鄉居問其遺稿

無知之者因屬從弟天存徧為搜訪不幾年而天存又死矣傷哉屢命從子煥焯檢之藏書中粹未可得若非岫雲留心手錄將至湮沒尤為藝林恨事因携至琴川書屋重加選次吟誦之下益歎君之深於六義確有得於青年石田昌穀謀野諸名家實為吾吳之正派惜余徃時少年氣盛未得降心相從與之極論風雅良可慨也

書說舟弟仍貽堂私記後

世父月蟬筆露述東西兩宅之制甚詳其末云予之記此不知後人尚能克復一二遺製否其示大年知之既而仲弟說舟又作是記質之於余余為之憮然無以應庚午夏商若之弟夏若來自梁溪致語於余必以恢復為正余尚謝以力未能也繼聞其將售他姓始為是舉其貲則大半出之席主政治齋佐以穎川而成凡斯堂及瑞荆西笑瞿瞿一時盡復惟東偏零房尚屬他姓兩廳修葺更需異日然堂構規模畧還舊觀矣其贊襄玉成者則闕子瞻仲之力為多凡親戚以至隣里莫不踴躍色喜於戲自丁酉冬先君從郡城歸故里重構後樓

葺前堂僅一年以前堂屬顧氏又六年而先君即世余亦館甥彭城凡二十有七年而始返故居又二年而始復此堂距弟作記時實符五年之約蓋先君不得已而棄之余亦不得已而復之回首三十年来寄食糊口艱難拮据今得携家人骨肉共聚於斯堂者何莫非祖先冥默之佑良友扶助之德也茲述其事既傷先君先世父之不及見且以示我子弟尚其克勤克儉讀書砥行益光大而振起之以副我祖宗命名之意斯可矣其念之哉其念之哉

書梅村先生鹿樵紀聞後

余弱冠時嘗侍先君過鹿樵溪舍先生揖而甚喜既坐定先君問近日著述幾何矣先生微哂曰無有也乃命侍史扃戶出此書汴渠塾一卷先生口自朗誦以手擊節太息言為文之所以然至薄暮置酒始罷不二年先君歿又若干年而書始成先生亦歿此本刻於錫山鄒氏毀而重梓遂行於世頃從書賈購得因假席主政所藏抄本合校之中有抄本所有而刻本所無者十之三刻本所有而抄本所無亦十之一為乙其處以小字增入又錄虞淵沈上中二卷及附紀一卷補之凡旬日而卒業讎校之時回思兩老話言咳唾顯顯然猶在心目

間而風流不作河山邈如余有詩云綠野躬耕俄隔世
玄亭問字記頻來又曰溪邊鹿去空樵徑舍外花明冷
嘯臺蓋追念昔遊也泚筆泣然

題徐東臯印譜

前衛宏有言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為印惟其所好則私
印不始於漢也殆至漢而始盛耳後世宗之復易之以
石祿以象犀琥珀水晶之屬徃徃上溯史籀李斯下及
陽冰吾衍即如有明一代吾吳篆刻之最工者前則有
文三橋汪尹子近則有顧雲美沈石明莫不通六書淵
源辨大小篆法其縱橫布置之妙隨手萬變任心所成
要可以意會而未可以言傳也徐子東臯生於吾吳為
石明高弟摹刻之妙徃徃出蓋殆私淑文汪顧氏而紹
其師傳者也至其工詩善画篤氣誼急患難尤當於古
人中求之夫擅一藝已足以成其名况有如後所稱者

乎徐子謁余東山出印譜屬題因書此歸之

題芹谷長圻武峰二記

洞庭兩山游記有明諸名公作者頗衆摹寫景物莫不各極其致而王文恪公世居山中攷訂切核所著震澤編條分縷折首尾聯貫雖分為八卷猶一篇古賦也故所作尤稱擅場若數十年來則有先友歸文恒軒看梅記為其所手書者向留余篋中酒酣耳熱為披閱一過輒有置身金庭玉柱想今年春吳芹谷氏郵示二記展策快讀歷歷如溯舊游殆可與文恪恒軒相韻頡者也猶憶壬申歲館於澹峙堂者經歲山中名蹟游歷幾遍然於長圻一帶非花時未窮其勝而君述之甚詳若朱雀岩武峰若射鶚石浪則尋花携酒莫不遍游然僅僅

見諸詩歌未暇為之記也今讀芹谷之文重發我覆矣
快矣哉異日續菱湖之棹當入君室下君榻志觀其鼎
彝書画且為騎龍壽江之游君盍許我乎

題竹垞日容詠天燭子詩後

直鏡虹橋之南舊有清溪堂擅林泉之勝而紅豆樹間
叢始花結實甚夥即右丞詩中所謂相思子也為石田
衡山六如諸公吟詠之地極一時之盛後惠子研谿首
倡紅豆齋詞日容大臨及余俱有和章迄今已越二十
餘年研谿物故樹亦伐去茲來詢及為之憮然慈濟去
清溪頗近所植天南燭八本絳英珊瑚珠光艷奪目殆可
與紅豆後先輝映更得竹垞先生與日容諸君子翩然
游賞所賦五言古詩即事緣情考核精切直可溯文沈
而上之矣不能繼和為題數語如左

題陸上游臨宋元人畫障縮本跋

陸子上游眎余手臨宋元畫本凡二十有四幀北苑一為夏山巨然二為烟浮遠岫為西塞寒山松雪二為萬壑松風為夏日山居叔明三為江淹秋覲為丹臺春曉為臨泉清集雲林四為林塘詩思為隔江山色為溪亭山色為春林山影中立一為秋山行旅房山一為設色雲山營邱一為雪山子久五為秋山為夏山為隄壑密林一為子方作一為士賢作仲圭四為關山秋霽為烟江疊嶂為溪山魚盡為村莊歸棹留之笥中課誦少閒輒披圖以當臥遊秋壑春山夏雲冬雪頃刻變換為之怡神奪目彷彿置身邱壑中洵可樂也然因此竊有感

焉猶憶庚子冬謁奉常王公於拙修堂請觀宋元諸名畫公置酒相對悉發家藏數十巨軸縱觀之大抵皆縮本之真跡也間有董尚書標題鑒定數行神采生動非世俗摹勒偽作可比凡閱浹日始卒事其後漁山石谷先後及太原之門下榻數年親承奉常之緒言指點授受聿成名家迨漁山入西教焚棄筆墨而石谷集衆家之長理通神會窮極杳渺遂名滿天下實權輿於此上遊生洞庭遷練水游虞山扁舟往還蠟屐登眺經年之中一過再過以真山真水為粉本興之所至忽附商舶浮海至日本踰年始歸其好奇如此少攻舉子業即好作畫始學於漁山繼學於石谷皆請其縮本臨摹皴皴

渲染得心應手而身之所歷目之所見凡神洲仙島蜃樓海市以及穹龜巨魚蕩雲沃日之奇皆其腹笥中物且能尚友昔賢悟其神韻於筆墨町畦之外蓋藝也而進乎道矣昔有包山先生以文行推吳中而傍及山水竹石花鳥折衷宋元徃徃天造好事家購其墨妙如盤珠懷壁上游為其族屬祖武師傳淵源可溯余嘗以小包山稱之以竦藝林之論定并述老成典型今昔之有感於余懷者附著於此奉常之孫麓臺學士風流品藻不亞華亭上將將挾策入都以就正焉以余言質之以為何如

題紫庭百花障子

紫庭先生風流品藻與同邑小竹小松檀園松圓諸先生後先輝映而安貧樂道能詩文二書畫篆刻紙寫竹屋筆精墨良二三知己有求輒應頌不自珍惜絹素流傳最少去今數年人爭訪購藏弄以為榮右馮生八幅心遠主人得之餅師家亟命裝池列之屏障且屬余檢其集中題畫詩冠於前并識數語於右於乎先生往矣詩壇酒社每以坐魚車公為之減興今得這端西君傳述其翰墨拭拂表章俾吾輩游讌堂中酒酣耳熱稱道其韻事洵可樂也昔君家金粟山人築玉山草堂延鐵崖雲林諸公而張姓為尤多倡和諸什膾炙人口其勝蹟

近在百里內勿謂古今人不相及也

陸蛟文詩草跋

吾友陸子蛟文以名孝廉為經人師公車北上名動京華西江憲府莫不稔知其賢爭相延致為上賓以餘事作為詩歌既渾厚以和平亦清新而俊逸直可平揖錢劉上追王孟要非剽竊摹擬者所可企及此卷乃江行游覽之作或因情以寓意或即景以抒情清詞秀句觸目琳琅同人索觀者踵相接也因屬余檢其一二分刻數箋吟誦數四凡臨水登山懷人吊古陟屺瞻雲思家對月歷歷影見於行墨之間非原本六義陶冶百家而能若是乎讀其詩可以知其人矣

